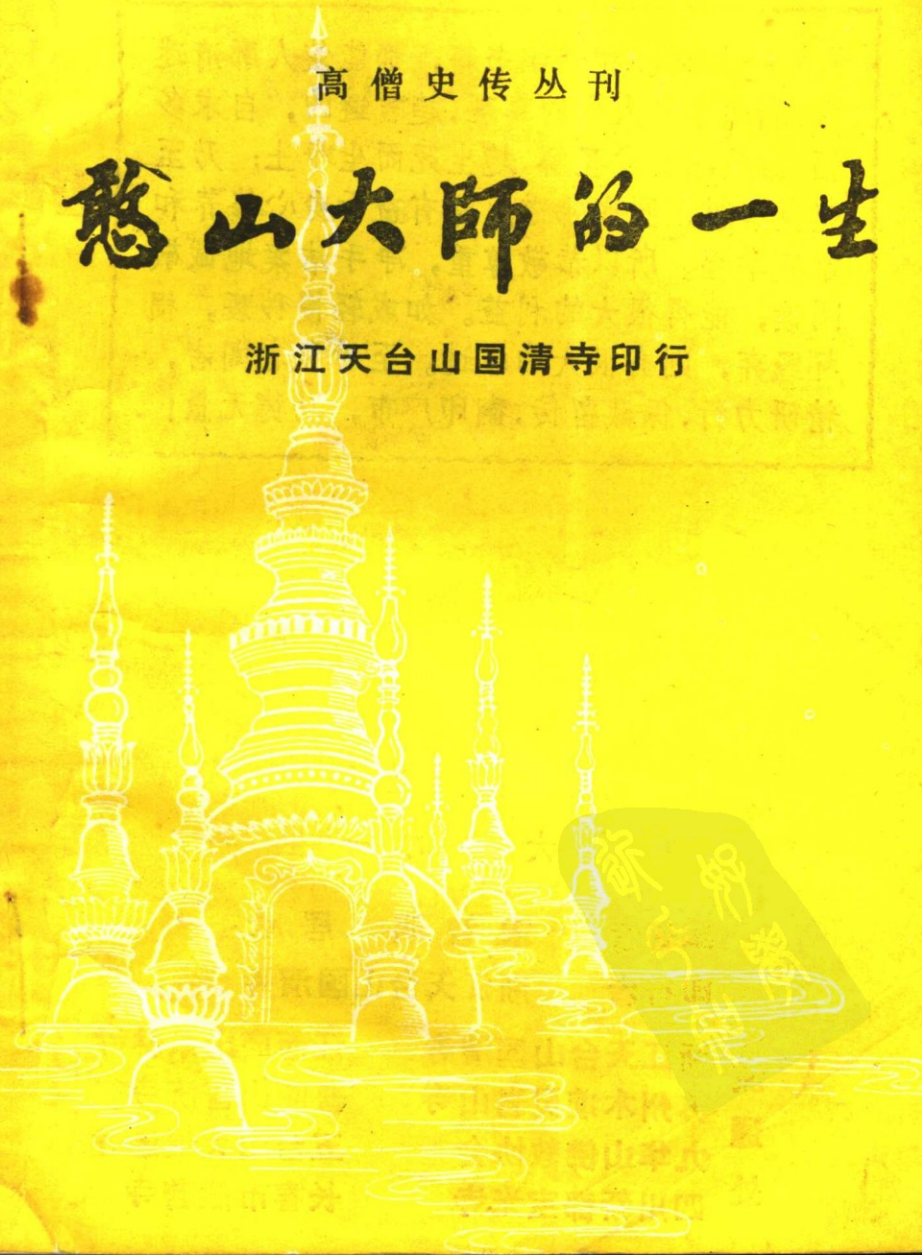


高僧史传丛刊

慧山大師的一生

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印行



一切佛经和佛学书籍，都能使人廓清迷惑，洞明宇宙人生的真理，趋吉避凶，自求多福；豁凡情而发圣解，趋生死而生净土；乃至究竟解脱，圆成佛道。深有益于身心修养和家庭幸福。所以恭敬尊重，净手洁案地诚敬阅读，能得很大的利益。如或轻慢秽亵，损坏毁弃，则有很大的罪过。至希见者闻者，精研力行，保藏留传，翻印广布，功德无量！

高僧史传丛刊

憨山大师的一生

编著者 宋智明居士

印行者 浙江天台山国清寺

流通处
浙江天台山国清寺
苏州木渎灵岩山寺
九华山佛教协会
四川新都宝光寺

江西庐山东林寺
普陀山普济寺
五台山大显通寺
长春市般若寺

敬请常念
南无阿弥陀佛 求生净土

敬请常念
南无观世音菩萨 消灾增福

敬请常念
南无地藏王菩萨 利益冥阳

书 讯

山西省五台山大显通寺出资再版印行《清凉山志》(上、下册)一书。

五台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，又称清凉山。早在东汉永平年间，佛教就在此播下种子，对我国的文化发展，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
现在，名山对外开放，广大国内外游客和信徒接踵而来。为了使我国古老的历史文化有所开掘和发展，使佛教文化有着足够的研究资料，欢迎国内外各寺院，居士林照版翻印。版权所有，用版免费。如有翻印广布者，可向本寺法物流通处来函联系。

五台山大显通寺 释演肃 合十

《憨山大师的一生》

目 录

- 一 出家前的生活····· (1)
- 二 大师的出家因缘····· (6)
- 三 禅定初门····· (11)
- 四 云游参学····· (16)
- 五 初证色空····· (21)
- 六 融贯诸法····· (26)
- 七 彻悟心性····· (29)
- 八 报父母恩····· (35)
- 九 开悟前后的三次梦····· (40)
- 十 东海牢山的因缘····· (43)
- 十一 神通见母····· (48)
- 十二 为法忘躯····· (53)
- 十三 一路到曹溪····· (58)
- 十四 曹溪风景····· (63)
- 十五 达观大师的逝世····· (69)
- 十六 风云岁月····· (73)
- 十七 在匆忙的弘法中····· (78)
- 十八 萨菩应世····· (83)
- 十九 指归净土····· (88)
- 二十 金刚不坏的肉身····· (93)

憨山大师的一生

宋智明编述

一、出家前的生活

憨山大师（1546—1623）名德清，字澄印，明金陵全椒县（今属安徽）人。父亲姓蔡讳彦高，母亲洪氏。

母亲生平敬奉观音大士。一天梦见观音大士携一童子走进家门，母亲很欢喜地把童子抱了起来，从此以后就怀了孕。

到了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（公元1546年）十月十二日的半夜，就诞生了一位白色双层胞衣的胎儿。当剥去胞衣洗濯时，整个室内充溢着异常的香气，这似乎预告中国将有一位巨人出来重振佛教宗风了。

父母为这奇异的婴儿取名为大美。好事多磨，这位婴儿走进人间后并不顺利。第二年，当大美周岁时，生了一场严重的风疾，病得几乎死去。慈爱的母亲见医药无效，就在观音大士前至诚祈祷，并许下愿说：“观音大士啊，如能使我

儿大美重病痊愈，我就让他长大后出家为僧，住持正法，来报答菩萨的大恩！”过了几天，病果然痊愈了。为了使大美的生活顺利，母亲又把他的名字寄托在村中的长寿寺里，并改乳名大美，称为和尚。

幼年的大师性情好静，常常喜欢独自一人静坐思考问题，不喜欢与村里的孩子们一起游戏。祖父见孙儿整日独坐，经常对人说：“这孙儿好像木桩一样。”

叔父平日对他十分钟爱，一日忽然死去。他从外面进来，见叔父躺在床上，母亲过来对他说：“你叔父睡着了，你可叫他起来”。于是他叫了几声叔父，但不见叔父回答，只听见婶母悲痛地哭叫着：“天哪！你到哪里去了？！”他觉得非常奇怪，便满腹疑团地问母亲：“叔父身体明明在此，又到哪里去了？”母亲回答说：“你叔父已经死了！”他又问：“死了到哪里去了呢？”母亲没有告诉他，但他对“死了到哪里去”的问题，越发怀疑，从此时常思考这一问题。

过了不久，婶母生了一个儿子，母亲带着他去看望。他看见婴儿有这么大，便好奇地问母亲：“这婴儿是从哪儿进入婶母腹中的？”母亲见他问得奇怪，便拍了他一下说：“痴子！你是从哪

儿进入你娘腹中的呢？”他听后更加不解，人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？从此，“死了到哪里去”与“生命从何而来”的二个疑问，占据了他的幼小的心灵，正像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一样，在儿童时代已经产生了探索真理的思想火花了。

到了七岁的那一年，母亲送他入社读书。第二年，又转到隔河的学社读书，因来回不便，就住在亲戚家中。母亲只许他每月回家一次，其余时间不准回家。

一日，他回家探望，因为爱恋母亲而不肯过河去读书。母亲愠怒地把他赶到河边，他又不肯登船，母亲一气之下便提起他的发髻，把他抛到河中央去，就头也不回自顾自地离开了。正在这危急时刻，祖母刚好打这儿经过，看见他在河中挣扎着，赶紧叫人把他救起，并送回家中。母亲见有人把他救起送来，仍然生气地对他们说：“这不才之子，不把他淹死，留着又有何用！”随即又把他打逐出去，没有丝毫的留恋。少年的大师见母亲对他这样狠心，毫无爱恋之情，心里虽然很痛苦，但从此以后反而能认真学习不再想家了。大师去了后，母亲时常隔着河淌眼泪，祖母怪她太无情，母亲却说：“必须断绝了他的爱恋之情，才能使他认真读书啊！”

一天，他来到寺院读书，听寺中的一位和尚说，念诵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，能救世间的一切痛苦和灾难，心里非常高兴，就向和尚请来一本《普门品》，暗暗地攻读起来，没过几天，便能背诵。母亲经常在观音大士前烧香礼拜，他若在家也总随母亲一起礼拜。一次他对母亲说：

“观音菩萨有一卷经。”母亲从未听说过，他即为母亲背诵了一遍，母亲听后非常高兴地说：

“你这是从哪儿学来的？你诵经的声音真像寺里的老和尚！”他便把经过情形一一告诉了母亲。

到了十岁的时候，因母亲对课程监督得很严格，他觉得读书既费神又艰苦，便产生了厌烦情绪。一天他问母亲：

“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”

“做官”母亲答道。

“做怎样大的官呢？”

“从小官开始，一直可能做至宰相。”

“做了宰相又为了什么呢？”

“最后罢了”。

他听后叹息说：“可惜一生辛苦，到头来只是罢了，我读它何用？我只想做个不罢的！”母亲听了愠怒地斥责说：“像你这不才之子，只可做个挂搭僧！”他听到挂搭僧三字，又好奇地

问：“什么叫挂搭僧呀？做它又有什么好处？”母亲向他解释说：“僧是佛的弟子，他们的足迹遍及天下，自由自在，是人天的福田，所以到处都有人供养他们。”他听说挂搭僧有这般超脱自在，便对母亲说：“将来我也做个挂搭僧，好吗？”“好是好，只恐怕你没有这份福报哩。”

“为什么需要福报呢？”他又觉得不理解。

“世间做状元做大官的经常有，出家做佛祖的哪里常有呢？”母亲解释道。

“我有这份福报，只怕母亲不同意我出家！”他只恐母亲不同意，便赶紧说了一句。

“你若有这份福报，我就同意你出家。”母亲本来虔信佛教，见儿乐于出家，就答应下来。从此以后，少年的大师在心里埋下了出家为僧的种子。

第二年的一天中午，他在家门口偶然看见几位行脚僧，肩挑着瓢笠等什物，远远地走来。便跑去问母亲：“他们是什么人呀？”“哪些是行脚的挂搭僧。”他听了暗自高兴，又到门外去看，见行脚僧来到树下，把担物放在树边，然后向他母亲问讯化斋，母亲忙着去烹茶烧饭，对僧众非常恭敬。行脚僧吃过斋饭后，挑起担物，举起一只手向他母亲致谢，母亲见了急忙避开，恭敬地

对僧众说：“勿谢！”僧众便径直上路去了。

当行脚僧去远后，他不解地问母亲：“僧众如何如此无礼，吃了斋饭也不说一句感谢的话？”“僧众要是感谢我们，我们就求不到福了。”母亲解释说。

听了母亲的话，他心里暗自想：“这样看来，僧众的确是人间最高尚最伟大的人了！”从这以后，便时刻发心想出家修行，只是苦于没有出家的方便门路罢了。

二、大师的出家因缘

1557年，大师十二岁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知识也逐年提高，对于人生世间是怎么一回事，有了一定的认识。因为宿根深厚，便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淡泊无为的性格。他不喜世间的欲乐，不向往男女间的情爱，所以当他父亲准备替他订下婚姻时，他即表示强烈反对，父亲拗不过他，也只得作罢。

一日他听到金陵的一位和尚说：“金陵报恩寺的住持西林和尚，一生修行，很有道德。”便发心想跟随西林和尚去学佛法。他就把出家学佛法的事告诉了父亲，但却遭到了父亲的拒绝，只

得又去请求母亲，母亲说得很有道理，她说：“养育儿女的目的是期望他获得真正的成就，既然他有这样崇高的志愿，我们做父母的应该让他去！”于是就在十月的一天，把他送到报恩寺去了。

他一来到报恩寺，许多人一望见，都非常赞叹，认为将来必有成就。西林和尚在方丈室里会见了，就满心欢喜地说：“这孩子骨气非凡，若仅做一名俗僧，那就太可惜了！”当时禅宗名宿无极大师正在三藏殿初开法会讲道，西林和尚便携带他去拜见。会面时，大学士赵大洲也在傍，一见他也很欢喜地说：“这孩子将来当为人天师表！”又抚摸着他的头说：“你爱做官，还是爱做佛？”他立刻回答说：“爱做佛！”赵大洲对二位大师说：“这孩子不可轻易看待，应好好地培养他，将来必有大成。”就这样，在许多佛教老前辈的关心和重视下，他开始踏上了最有意义的人生之路。他的第一课，就是参加无极大师主讲的法会，虽然还听不大懂究竟讲些什么，但心里却觉得似有所知。而只是无法形容罢了。

听完了这一座讲经法会后，西林和尚即选择了徒孙中最有学问的数人，专门来教育他。先是学习《法华经》，仅学了三个月便能流畅地背

诵。这样他认真地学了二年，一般流通的经论，都已能熟背了。

西林和尚见他进步很快，高兴地说：“这孩子可教，不可误了他的光阴。”于是又延请了精通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的先生来教他。先生让他先学习进举子的必修课《四书》与《五经》，后又学习了诸子百家的学说，左传、史记等历史，以及古文诗词赋等，真是无所不学，无所不读。这样跟先生学习了三年，学通了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等大量作品，并即能赋诗作文。当时还曾写过一首《江上篇》的赋，在同学中间颇有影响，大家见他学识捷进，都非常推重他。但因当时学习既紧张又艰苦，又经常生些疾病，感到文学事业有累身心，因此对进举一事，并无多大兴趣。

1564年，大师十九岁。因许多同学在进考举子时都取得优异成绩，有人劝他也去应试。刚好栖霞山的云谷大师也在寺里，听到人们议论着进举应试的事，惟恐他也有应试的念头，便竭力对他开示出世解脱与明悟心地的如何重要和如何微妙的道理，又历举了《传灯录》以及《高僧传》中的诸位祖师们修行证果的殊胜因缘，并叫他自己去阅读古德遗著。云谷大师是禅门中的正法眼藏，憨山大师一向对他十分敬重，现在听了他的

指点，就到藏经楼，在书笥里捡得一本《中峰广录》，认真地阅读起来。书未终卷，内心便非常欣慰地想：“这个能出离生死痛苦的参禅法门，正是我所高兴修的啊”。从此以后，便立志修习禅宗法门，脱离生死苦海，对进举的事不再动心了。

过了几天，他恭请西林和尚做了他的剃披师，真正成了出家的弟子。接着又把以前文学作品全部烧掉，以绝留恋之情，并专心于参究向上的大事。

这样修了一段时间，他感到自己未明参究宗旨，又试用专心持念阿弥陀佛名号的方法。当他日夜不断地念了几天后，忽然在一夜间，梦见阿弥陀佛现在空中，位置正当日落的地方。梦中见到的佛，庄严的相好和圆光都非常清楚，大师虔诚地行了接足礼，内心瞻恋不已；又愿见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，二尊菩萨也立即现出了半身。从这梦后，三圣就时常现在目前，身心已趋向初步的法乐中。他心里很自信地想：“修行一定会成功的了。”

到了冬天的时候，报恩寺举办了讲经法会，请无极大师讲《华严悬谈》。憨山大师在这时受了具足戒，并随众听大师讲解。当他听到十玄门

中“法界海印，森罗常住”时，恍然了悟法界圆融无尽的道理。他由精奥的文章联想到著者，内心就更加羡慕清凉大师的道风。以清凉为义，他还取了“澄印”的字，并把自己的想法和“字”请无极大师指正。大师问他：“你有志愿入这个法门吗？”他答道：“有！”大师对他的志愿很赞赏，就向他介绍了五台山冬积坚冰、夏仍飞雪，从来没有炎暑等清凉胜迹。

打这以后，无论来往做事，冰雪之境居然现在目前。因此向往清凉的心念更加坚固，发愿住在其中修行。这时，对世间的名利再也没有耽著之心，而厌离世间五欲的念头，却没一刻忘掉。

在年底的最后一天，西林和尚毕集了一切法眷说：“我年龄已经八十三岁了，早晚有一天就要去的！我一生剃度弟子八十余人，没有一人能担负我的弘法大业。”他顿了顿，抚摩着憨山大师的背说：“这位小青年宿根深厚，我期望着他能成为佛门的健将，可惜我看不到他的成就了！他年龄虽还轻，却已具有老成的见地。我去世后，凡殿堂房门等大小事务，都得听从他的安排，勿认为他年龄轻而动用他人！”大众在唏嘘声中，接受了西林和尚的嘱咐。

新年的初七，西林和尚搭起戒衣，巡遍了全寺的寮房，并向大众诀别。大众见西林和尚的身体仍很健康，都感到十分惊讶。

又过了三日，西林和尚嘱咐弟子安排后事，身体略示了微疾。弟子端药给他，他对弟子说：“我就要去了，药物对我又有什么用处呢？”接着他聚集了大众，念佛五昼夜。到了正月十六日，西林和尚手提念珠，结跏趺坐，安详而逝。就这样，憨山大师的第一位启蒙导师，很自在地离开了人间，这正是他一生无量功德之花结出的丰硕果实啊！

三、禅定初门

西林和尚圆寂后，他的师弟少师祖担任了报恩寺的住持，就在这一年，云谷大师在天界寺举办了一期盛大的禅七专修活动，召集了全国名德高僧五十三人，弘扬禅宗的参悟法门。

憨山大师听到这一消息异常高兴，况且能与许多名德高僧在一处参禅，这进步该是多快啊。云谷大师向来对憨山大师非常器重，这次他极力提拔憨山大师前往参加。憨山大师请示过少师祖并获得同意后，就到天界寺去。

大师在禅堂里开始用功时，因不知用功的诀窍，心不能安下去，很觉苦闷。为了弄明参禅的下手功夫，他恭敬地来到云谷大师面前拈香礼拜，然后请求开示参禅的方法。云谷大师对他指示了审实的念佛公案，即以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为参究对象。听了云谷大师的开示，他就一心参究一句佛号，念念专注。在三个月中，竟然如在梦里一样，了然不见有在一起的同修大众，也不知有日常生活的事情，同修的大众都赞叹他有志气。

用功太急了也会生病。大师因用功已经得力，于是越来越勇猛精进，由于操之过急，以致发了背疽，红肿了很大的一块，疼痛异常。云谷大师见了也觉得不好办。这时憨山大师搭起袈裟，诚恳地在韦陀菩萨前祈祷说：“我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背疽，一定是宿世怨业来索命债，我愿读诵《华严经》十部来消除宿业。请菩萨加被，使我在禅七的最后三个月里勿发生病苦，以完成这次修持功德，过后即诵经还愿消业。”他在菩萨前祈祷后，到了半夜时，觉得身体疲倦极了，一上禅床就呼呼熟睡。当早晨的钟板响起时，他依然在熟睡中。等他一觉醒来，天已大明，一摸背疽却已平复。云谷大师见了问：“你的病怎样

了？”他愉快地答道：“疽病已痊愈了。”云谷大师掀起他的衣衫一看，果然已平复如初，在座的大众都惊叹不已。

禅七的最后三个月在寂静中很快过去，结了禅七后，大师步出禅堂，他的心境平静极了，吃饭穿衣或者劳动作务，或者行走在街市中，就像仍在禅堂中一样清净，丝毫不受环境的扰动。当时了解他的人，都认为有些奇特。

江南一带的禅宗道场，自经云谷大师的提倡，才开始兴盛起来。但僧众中修习禅宗的不多，提倡和发扬禅宗法门的就更少了。惟有憨山大师承云谷大师之旨，力究向上一著。而且，当时寺院里的僧人服装，大都随世俗的习惯，喜欢穿色彩艳丽的，大师不迎合世俗的见解，根据戒律上的要求和古德们的训诫，只寻了一件衲衣披了起来，人们见了都说这和尚有些怪僻。

第二年，大师廿一岁。在二月廿八日的中午，天下起了倾盆大雨，忽然一声巨雷从塔顶而下，塔殿里顿时燃起了熊熊烈火，片刻之间就烧焚了大雄宝殿。火一直烧到傍晚时分，一百四十多间的殿堂和画廊，几乎都化为灰烬。少师祖将此情况上奏朝廷，皇上认为没有及时扑灭大火，应由寺院负其责任。于是降罪下来，逮捕了少师